

美食

韭花酱香

□ 秦继芳

每到秋天,母亲就把菜地里那几畦半开未开的韭花一朵一朵地剪下来,然后淘洗干净,控完水,再做成韭花酱。韭花酱做好后,放在瓶瓶罐罐里,能一直吃到来年的秋天。

小时候,家里有一个小小的石头蒜臼。母亲说,小白窝里一下捣不出那么多韭花来,费时不说,味道也不及村里大石臼捣出来的韭花香。因此,每到做韭花酱时,我就挎上盛满韭花的竹篮,蹦蹦跳跳地走在母亲的前面,向大石白的方向走去。

大石臼旁早就围满了人,朗朗的说笑声伴着有节奏的杵臼声,在村庄的上空回荡。我疾步快走,一头扎进人群里,往大石臼旁一站,目不转睛地看着大人们捣韭花。浓郁的韭香味从石臼窝里袅袅飞出来,不住地挑逗着人的味蕾,我吞咽着口水。

终于轮到我们捣韭花了。我忙不迭地拿起石杵,待母亲把韭花、辣椒,还有几块老黄姜放入石臼里面后,就使出浑身力气,攥着石杵,一下一下地朝着白窝里捣过去。一捧捧绿蒂白花在石杵的捶打下,渐渐洩出青翠的汁液来。

母亲把做好的韭花酱储存在洗净的罐头瓶里和陶罐里,吃馍、吃拌面、喝稀饭时,来上一碟韭花酱,平日里的家常便饭也因此变得更加有滋有味,让人一吃就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。

韭花酱储存的时间愈长,香味就愈浓。记得刚外出求学时,母亲装了一瓶韭花酱在我的包里。学校的食堂经常做糊汤面,每当我打来一碗糊汤面,再拌上几箸韭花酱开吃时,周围的同学就循着浓烈的香辣味跑过来,接着你一筷子,他一勺,一瓶韭花酱很快就被一扫而光。

母亲得知后,每次在我返校时,就会在我包里多装上两瓶韭花酱。她叮嘱我:“出门在外,不要吃独食啊!”

我记着母亲的话,在韭花酱香味的陪伴下,走出了校门,走向那不可知的明天。每当我为了生活奔波而感到筋疲力尽时,只要尝上一口母亲做的韭花酱,立刻就浑身舒畅起来。那一箸韭花酱的香真的可抵岁月漫长。

后来,村里的大石臼随着岁月变迁不知所终,母亲就用家里的小蒜臼捣韭花。我成家后,给母亲买了料理机,可她总也不用,经常说:“韭花酱还是手工做出来的有味道,最好吃的就是咱村头大石臼里捣出来的韭花酱,味道正得很。”

秋风一度,韭花又开,细细碎碎的花朵,一簇簇、一畦畦,洁白如雪。满头银发的母亲把韭花剪下来,洗净晾干后,做成韭花酱寄给远在外地的我。

雨凉秋冷,我们吃火锅,一箸韭花酱的绿,勾起了我思乡的愁。我望着窗外的蒙蒙细雨,在韭花酱绵长的香味里,思绪飘向悠远的时光深处。

万物

循着稻香

□ 江利彬

初秋的傍晚,在村边信步穿行,便能看到夕阳的斜晖、远处的山峰、近处的瓦房、绕村而过的清澈溪流,还有被风撩起的阵阵稻浪,起起伏伏,涌动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香。

循着稻香,我无比欣喜地跑着。近了,近了,我不由加快了脚步。眼前,是一亩长势旺盛的稻田。走近,那一穗穗的稻子,细细长长、娉婷袅娜,呈现出一种天真烂漫的风度。风低低拂过,它们婆娑摇曳,然后又挺直了腰杆,以行走的姿势伫立着。伸手,轻轻托起一穗,但觉指间洋溢着成熟的喜悦。那一粒粒的稻谷,饱满而深沉,金黄色的外壳之中,包裹着一颗颗简约而清美的心。放手的那一刻,广袤的田野突然就寂静下来。抬眸,稻子们依旧喜庆,依旧热闹,欢喜地生长着。

路的那头,三三两两的人儿缓缓行来,或结伴,或独自漫步。他们亦循着稻香,往前走,不回头。近了,近了,一股稻谷的清香扑鼻而来;近了,近了,迎接他们的,还有一片似海浪般翻滚的稻穗,金黄金黄的,闪闪发光。稻田里,细腻的虫鸣声,夹杂着行人欢快的笑声,醉了缥缈的稻香,醉了如梦的夕阳,醉了静美如画、层次鲜明的座落村寨,让人感到心情放松和愉悦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看样子,今年该是个丰收年。

环顾四周,黄澄澄的、溢满清香的稻穗,已经悄悄告诉了我们答案。

在稻香里想着丰收的美景,多么惬意,多么闲适,如沉吟的稻穗,于天地间自在,于清风里起舞。稻香沁人心脾,引人遐思,仿佛穿越悠长而遥远的时光。蓦然,想起读小学的时候,骑着单车去外祖父家,路的一旁,是一项又一项的稻田,紧密相连着。车子蹬得急了,自有一丝沁凉的风,从耳畔掠过,萦绕着淡淡的稻香。有时,乡民在田边焚草,烧出来的烟,混在稻香里,像稻子被煮熟了,我忍不住这样想,也忍不住这样笑。但不管怎样,每一次,我都能循着稻香,找寻到外祖父的家。

稻香令人安心。记得读高中那会,学校就在稻田旁边,每到秋冬之际,上学、放学,或走路、或骑车、或小跑着,任那悠悠稻香,尽情地围着我转。少时,身上的校服、校裤,浸满了稻香的芬芳,浅浅一嗅,学习的烦恼、生活的不快,全都烟消云散了。那段日子,我的世界住满了稻香,轻轻一动,就是如画一般的诗与梦。真希望这一季再漫长些!那么,稻香又将陪伴我多一刻。

夜色阑珊,稻香袭人,宛如一首清扬婉约的曲子,低吟在静静流淌的风声里。稻香虽飘渺,却唤醒了沉睡的秋,更为沉默的稻穗,添上几分灵动的美感。

循着稻香,一路奔跑。稻香里有父老乡亲憧憬的丰收年景,有我年少时的记忆……

旧事

送你一支钢笔

□ 丁维香

今年教师节,在外地工作的老公寄给我一件礼物——一支钢笔。并且还特地请人在笔杆上刻了“砥砺前行,不断耕耘!”八个字,大有“予之以墨,书之以成”的意思。我很喜欢,但一看价格好贵,觉得太浪费了。老公笑道:“文化水平高的老婆用上档次的钢笔,这叫‘好马配好鞍’。”可是,现在备课、写作都用电脑,偶尔写字也多用中性笔,钢笔几乎无用武之地,都不记得上次用是什么时候了。拆开精美的包装,把钢笔吸上墨水,端坐于书桌前,开始试笔。真是一支好笔。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写出过这么漂亮的字了。

我做了四十年教师,从六岁到六十岁都没离开过校园,可以说是跟书本笔墨打了一辈子的交道。记得小时候,物质条件比较差,一分钱一支的铅笔也要省着用。三年级之前用铅笔,三年级开始学作文了,老师要求必须用钢笔。哥哥有一支“金星”钢笔,藏在他的“百宝箱”抽屉里,我常常趁他不在家的时候,偷偷把钢笔拿出来用。有一次,我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得了奖,哥哥一高兴就把它送给了我。

有一支好钢笔是大家学生时代梦寐以求的事情,好多同学的钢笔都是杂牌的,或者是用一些零件东拼西凑的,经常坏。好在那时有职业修笔人,隔一段时间就挑着担子到学校门口来,一支旧钢笔坏了修,修了坏,对付着能用好几年。

考上大学后,家里给我置办了全新的装备,自然少不了了一支新钢

笔。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记得我小时候也是练过毛笔字的,那时学校有大字课,父亲给我一支“狼毫”,据说是用狼的毛做的,很高级。可惜,我一直写不好毛笔字,还是习惯用钢笔。

读大学的时候,记课堂笔记、写作业、做摘抄……都是用钢笔。课堂笔记全靠手写,埋着头奋笔疾书生怕漏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,日积月累右手中指被笔杆磨出了茧子。我把当年的课堂笔记和摘抄本找出来,高高的,一大摞,一页一页翻过去,全是工工整整的钢笔字。那时候的学生,多有一手过硬的写字功夫,字是门面,写不好字是要被人笑话的。

我工作以后,写教案、批改作业、写评语时,都是认真真写钢笔字。

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中性笔取代了钢笔,钢笔用得越来越少,直至完全束之高阁。然而,中性笔虽方便、价廉,却太过随意,我总是一买几十支用完就换。它不像钢笔一用经年,人和笔之间,有了伙伴一样的熟悉和信赖。我想大家用过的每一支钢笔,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,有的是我们所珍爱的人送的;有的是自己在特定的日子里买的;有的是某一次征文比赛的奖品……这样一支有记忆、有情感的笔,带给我们的书写体验是那样的亲切和温暖。即使是不再使用了,也舍不得丢弃,它是值得我们珍藏一生的纪念品;是书写工具,更是满满的情怀!

故里

土灶汤罐

□ 戴永瑞

每次到乡下,都能看到母亲在土灶前忙碌的身影,细瞧土灶以及土灶内侧烟道旁的汤罐,亲切之感油然而生。

砌土灶时,事先要备好汤罐。汤罐材料一般是生铁,黑乎乎的,有一股金属的味道。它的形状很特别,上半部是呈圆柱形的,下半部呈圆锥形,它安放在两口锅中间靠内侧的位置,如果是三口锅,可以安放两只汤罐。人口少的人家,一般有两口锅,分里锅和口锅(外锅),自然汤罐就安放一只。有了汤罐就能充分利用燃料的热量,一顿饭下来,汤罐里满满的水也就烧开了,甚至能听到水开时“咕嘟咕嘟”的响声,加之煮饭、炒菜,锅台上就热闹了起来。

在我七八岁的时候,家里七口人,土灶上支起了三口锅,分里锅、中锅和口锅,里锅用来煮饭,口锅用来做汤,中锅用来炒菜。汤罐是两只,汤罐里的水一般是备用的,很少饮用。但我们在外面疯玩了半天,跑回家就抓起水瓢,打开汤罐盖子,直接舀起来,仰头就喝。虽然到了下午,但水还是温温的。汤罐里的水,和锅里烧开的水味道绝对是不同的,锅里的水烧开后直接灌到竹壳茶瓶里,水的味道平和,带淡淡的香甜,有河水流动的气息。而汤罐里的水,如脾气暴烈的汉子,滑过喉咙时总有草木醇香的味道,舒畅过瘾,像喝酒一般带劲。

小时候玩乒乓球,不小心踩瘪了,伙伴有些懊恼。我笑着带他来到我家,将汤罐盖揭开,将瘪了的乒乓球放进去,不一会取出,乒乓球又恢复了原样,伙伴开心得咧开了嘴。

母亲用汤罐里的水拌猪食,先将细糠放在猪食盆里,再将汤罐里的水舀进盆里,并用长长的扁竹不停地搅动。很快,猪食的味道就冲进鼻孔,这带着大自然的清香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厨房。加些冷水,再搅动,稀糊状的猪食就算做成了。最后,母亲不会忘记给汤罐添上冷水,盖好盖子,不难想象,汤罐还在火烬的余温之下,继续着它的温情款款。

寒冷的冬天,一家人围坐在油灯旁边,母亲到厨房汤罐里舀来热水,滚烫的洗脚水在洗脚盆里冒着热气,白白的热气在灯光下袅袅升起,双脚搅动的声音越发让人感到温暖。而姐姐就在厨房,也是用汤罐里的水在洗碗刷锅,发出令人愉悦的声响。

汤罐是和锅牢牢地粘在一起的,否则,只要有一点点缝隙,黑烟就会绕过烟道,顺着缝隙溜出来。急性子的人烧火时,如果没有及时加水,会不留神将汤罐烧炸裂。铁锅坏了,可以去换新的,毫不费劲,但汤罐不同,坏了很难替换,只好弃之不用,就像舞台剧失去了配角,再也算不上完美。

乡下生活最贴近自然,这样的场景永远让人难忘——我坐在灶膛前,手里的火钳轻轻拨开稻草,火苗在灶膛里蹿起,然后化作一缕烟冲向烟道,映红了一张激动的小脸,连同小小的身影在墙上晃动……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